



天下同萌
2006 Tongmeng

心情坊
女性新阅读

SHUI JIA NV JIA
XIA SHAN LAI

水家女侠下山来

苏派苏打 著

Su Pai Su Da · Works

师姐~



东南山
小苏派



史上最Q最心酸的女侠打工史，没有之一！

一入江湖深似海，从此师弟是路人！

但是这些江湖男神榜上排名前位的人，怎么和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一个傲娇自恋，自以为是； 刚刚下山打工的苏小可不禁在心中念叨了一句：
一个表面儒雅，内心狡诈； 这酸爽，简直不敢相信！

师父，您老人家没有告诉徒儿，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_<)

就是看你
不顺眼！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HUI WIA NY XIA
XIA SHAN LAI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家女侠下山来 / 苏派苏打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99-6857-5

I. ①谁…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0285号

书 名	谁家女侠下山来
作 者	苏派苏打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尉迟芸涵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王红依 尉迟芸涵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857-5
定 价	2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初涉江湖/001

第一章·江湖最受妇女欢迎十佳男青年/002

第二章·实习期女侠的职场生涯/022

第三章·娇小姐的身，女汉子的命/042

第四章·江湖必备，武林大会/063

第五章·以女侠之名/084

【第二卷】 女侠之路/102

第六章·失忆什么的最讨厌了/103

第七章·自作多情伤不起/122

第八章·我那短暂的宅斗生涯/133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 藏宝阁的秘密 / 156

第十章 · 重回小苍派 / 174

【第三卷】云展风舒 /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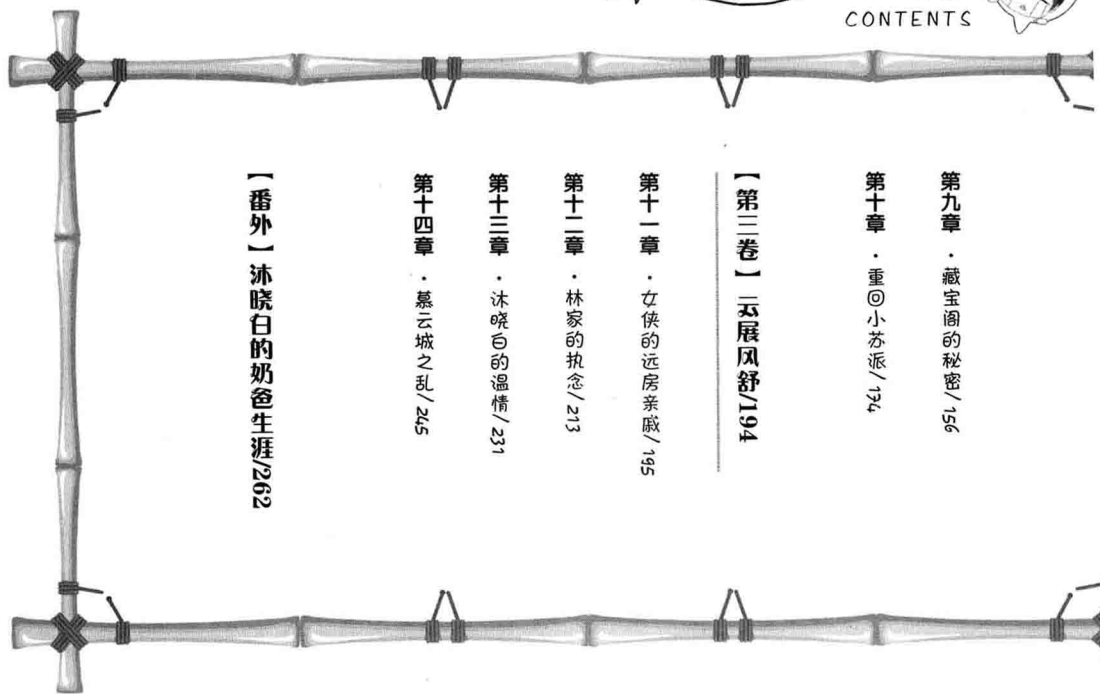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 女侠的远房亲戚 / 195

第十二章 · 林家的执念 / 213

第十三章 · 沐晓白的温情 / 231

第十四章 · 慕云城之乱 /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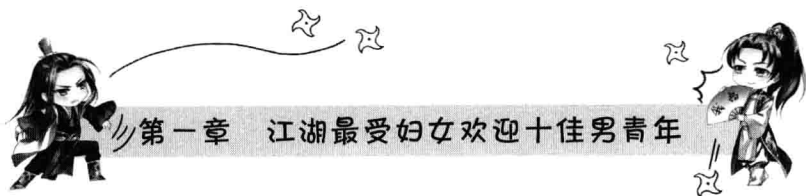
【番外】沐晓白的奶爸生涯 / 262





【第一卷】
初涉江湖





第一章 江湖最受妇女欢迎十佳男青年

江湖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十年前，江湖神秘人士苏打大师未经江湖管委会许可，在东南山上创立了无牌无照的小苏派，小苏派发展至今，成员已壮大至三人。

一转眼，身为大弟子的我就到了下山闯荡江湖的年纪了。

我正在收拾包袱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师父，同时兼任小苏派掌门的苏打大师正倚在门框上，哭得抽抽搭搭。

“爱徒啊，”师父泪眼婆娑地揩了把鼻涕，“你走了以后，为师可怎么活啊！”

“咱房子后面不是还有几亩地吗，师父和师弟平时照看勤快些就行了。”我面不改色地用纸将几块葱油饼包好，塞进包袱里，“待下个月地里的菜熟了就摘了拿到山下市场去卖，换些钱和种子，日子总不愁过的。”

“可平日里都是你在干活，为师实在不擅长这些啊。”师父可怜巴巴地挥了挥小手帕，刚想表示抗议，却突然被空气中一股淡淡的焦味吸引了注意力，向着焦味飘来的方向抽了抽鼻子，他突然惨叫一声，花容失色地扑向厨房，“我的红烧猪肘子啊啊啊！”

“大清早就吃红烧猪肘子，师父你真是越来越重口味了啊！”我无力吐槽，只朝师父飞扑而去的方向望了一眼，抄起包袱快步走出房门，想趁师父不在抓紧时间走人。

一般门派弟子满十八岁就可以下山，可自从我十八岁开始，每次打算下山时，总被师父一哭二闹三上吊地留下来，如今已是第三年！

师父是个好吃懒做的吃货，师弟苏小爱平日里神出鬼没，只有我一个人一边练武一边苦兮兮地种田养家，不知不觉熬成了大龄的江湖毕业生，婚嫁年龄都快过了啊！

今年一定要成功下山！我在心中咆哮着，眼看大门近在眼前，却突然从隔壁房间里闪出一名少年，轻轻巧巧地挡在我的身前。

“苏小可，你是不是又要下山了啊？”肤色白皙的少年揉着惺忪的睡眼，打了个呵欠。

强按下急迫离开的心情，我冲少年摆出大师姐的派头来：“苏小爱，别挡道，我去哪里还要和你说一声不成！”

“哦？”苏小爱笑眯眯地望着我，他的眼睛生得又圆又大，阳光下是明亮的琥珀色，这让他笑起来的时候显得格外天真，“那我要问问师父了，师父啊！师父啊！”

眼看着苏小爱的嗓门开始变大，我只能扑向前一把捂住他的嘴：“好师弟，别闹了，我今年一定要下山去。”

苏小爱闻言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将我的手拉下来，凑到我的耳边小声地说：“我也要去。”

我瞪他一眼：“你明年才满十八岁呢。况且我们都走了，师父怎么办？”

苏小爱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歪头想了想，才不情不愿地说：“师父确实是个问题，好吧，我可以再留一段时间，不过好师姐，你总要留点生活费给我们吧。”

“生活费师父已经找我要过了……”

苏小爱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一样，伸出一只手摊在我的面前：“我要喊师父了哦！”

我只能默默地拿出一小块碎银子，放在了他摊开的手里，然后用眼神示意他让开，但苏小爱随手掂了掂：“不够。”

这下我火了：“苏小爱你武功学得不怎样，师父雁过拔毛的本事倒被你学了个十成十啊！”

苏小爱闻言挖了挖耳朵，继续无动于衷地拦在我面前。

这时，师父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爱徒啊……小可啊……”

我顿时甩了一大块碎银子在苏小爱的手上，推开他准备脚底抹油开溜。苏小爱把银子塞进怀里，笑嘻嘻地冲我摆摆手：“师姐，我不送了哟！”

终于能下山了！

出了大门后我立刻心花怒放地奔向了下山的山间小路。江湖啊，我来了！

下山之前，师父曾无数次地对我 and 苏小爱说过江湖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江湖充满着惊险刺激，大规模的门派斗争外，大侠和怪盗之类的人物更是如同西北高原上的野生羊驼一般满地乱窜……可我下山已经四五天了，别说刀光剑影的门派械斗了，就连西瓜刀也没见到一把！每天所做就是沿着田间小路行走，偶尔拦住扛着锄头路过的农夫，问一问最近的县城在哪个方向后再继续赶路。

好在时值初夏，田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一路走来，眼里充满了一片片带着凉意的绿色，倒也心情不错。

几日后的傍晚，我终于走到了附近最大的县城——临安县，刚进城的时候下起





了瓢泼大雨，我只好急匆匆地在集市上找了间客栈住进去。这间客栈不大，但住的人不少，即使是大通铺的价钱也不便宜。付钱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想到这两天都是风餐露宿，没洗过澡也没换过衣服，还是咬咬牙奢侈了一把。

坐在房间里，伙计很快打来了热水，我关好门后将被雨淋湿的衣服换下来，又痛快地洗了个澡，便坐在床边数了数身上的盘缠。

小苏派只有我、师父和苏小爱三人，平日就靠门派里那几亩地和帮附近村里的人干活维持生活，这些年下来我也没能有什么积蓄，再加上临走的时候还被师父和苏小爱各宰了一把，剩下的钱就更可怜了。按现在省吃俭用的程度，我估摸着也够用几个月。女人想在江湖混饭吃很不容易，尤其是我这种小门小派的出身，恐怕就更难了。因此我得尽快找些挣钱的事情做。

不过现在已是傍晚，当务之急是先把肚子填饱，因此我把包袱收拾好以后，便下楼到客栈的大堂里，找店堂伙计要了碗面条埋头吃起来。

可能刚下过雨的关系，大厅里倒是聚了不少人，还有个说书的老头，貌似正说着最近江湖上的一些逸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向四周打量了一圈，发现在座的居然有不少江湖打扮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我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要知道，这是我下山以来头一次接触江湖上的事，哪怕是听江湖故事，那也是好的呀！何况之前在山上的时候，师父也给我讲过不少，说不定里头还有我知道的呢。我嫌坐的桌子离说书老头有点远，便端了面碗，找了一张离他最近的桌子坐下。

只是这张桌子已经坐了两个年轻人了，一胖一瘦，都是统一的蓝衣打扮，腰上还佩了长剑，看那衣饰和武器的精致程度，恐怕是哪个大门派的弟子。见我突然冒出来坐下，两人都用不太友好的眼神望着我。我被看得有点心虚，只好指着面碗厚着脸皮辩解：“哈哈，我就暂时坐一会儿，面吃完了就走。”

两人又瞪了我几眼，大概见我是个女人，又死赖着不走的样子，就“哼”了几声，不再跟我计较。我心里侥幸，又扒了几口面，便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那说书老头说些什么。

这说书老头正在八卦江湖上几个有名的女侠，正巧我自跟着师父习武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能成为一名仗剑江湖的女侠，只是如今的江湖，虽然女子也可习武以及抛头露面，可地位终究是大大不如男人的。

现在江湖中有名气的女侠，几乎都是武林名门的出身，不用为吃穿发愁，做一些行侠仗义的事情，也大多是在家族或者门派的支持下。甚至现在有些名门出身的女子，家族为了她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婚配，会有意地让她们习武后在江湖中游历一段时间，帮助做些济弱扶贫的事情，造出女侠的名头来。

所以师父经常说，像我这种小门派出身，没钱没势，还梦想着成为女侠的，终归就是做梦罢了，不如下山后安安分分地找个男人嫁了。

不过做梦归做梦，我虽然成不了女侠，可是凭着现在所学自食其力混碗饭吃，听听女侠们的故事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正胡思乱想着，突然听到旁边有大汉喊道：“说书的，总说那几个花瓶的事怪无趣的，不如说说江湖第一美女何云蕊。”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周围倒也有不少人附和着大汉，只是声音似乎都不怀好意，而我同桌的这两个青年，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我心里奇怪，便留了心思去听，这说书的犹豫了一会儿，架不住大家起哄，便缓缓地说了起来。我听了一会儿，便大致明白了。原来这江湖第一美女是个青楼女子，而且还牵扯进了最近一桩震动江湖的桃花公案。

和所有的恶俗青楼故事一样，何云蕊七岁入了江湖第一青楼——花月楼，十年之后不仅长成了一副“江湖第一美女”的倾国倾城貌，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过她为人清高，尽管追求者如云，可只有个别能入她的眼，而且还是卖艺不卖身的。

可惜这姑娘越矜持，她的追求者就越疯狂。在何云蕊的粉丝俱乐部中，论热情、论地位，排名头一号的，是一位叫作慕容韵的年轻公子。

这位慕容韵，是武林盟主慕容炬的独子，而慕容世家，又是江湖上排名第一的世家。

虽然何姑娘在热情的追求下仍然不为所动，但是架不住高、帅、富的慕容公子夜夜拜访，日日惊喜，发誓要为她赎身明媒正娶什么的，眼看着一段新的江湖佳话就要成了，谁知这清高的何云蕊姑娘居然变了心。变心的对象也大大的有名，正是西域魔教的教主沐晓白。

与富二代慕容韵不同，沐晓白是个天生的武学奇才，十六岁时就在武林大会上力败群雄，一战成名。只可惜一般天才都有不为人知的变态之处，像沐晓白这样非一般的天才自然也非一般的变态——据说他性情乖戾暴躁，尤其爱好美色，还喜欢男扮女装。

事情的起因是，慕容世家代表中原武林正派邀请西域魔教商讨和平共处事宜，沐晓白就带了些手下进了中原，事情商讨得差不多的时候听闻花月楼出了个“江湖第一”的美女，身为著名色狼的沐晓白自然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急匆匆地跑去围观。谁知沐晓白还没对美女怎么样，美女先对沐晓白一见钟情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了一下，这江湖第一美女的眼光可真够独到的。

不过眼光独到归眼光独到，何云蕊也是个倔强脾气痴情种，沐晓白还没啥表示呢，她就已经公开拒绝了慕容韵的求亲，还当众声明非沐晓白不嫁，并且自己赎了身打算跟沐晓白回西域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简直就是一滩狗血，从未受过这等屈辱的慕容韵当下就和沐晓白结下了大梁子，和谈失败了不说，他还集合了一众中原武林高手在沐晓白回西域的路上截杀。沐晓白武功高强逃过一劫，但随行的魔教长老在围攻下死了两个，





这位年纪轻轻武功奇高的魔教教主本来就是谁招我咬谁的性子，被激怒之后上去一刀就把武功火候差些的慕容韵给砍了。

这下可闯了弥天大祸——慕容韵是慕容世家唯一的继承人，沐晓白一刀把他送上西天，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中原武林。沐晓白负伤还没回到西域呢，就被失了独子的武林盟主慕容炬带高手追杀了一路，最后被堵在了悬崖上，被慕容盟主给一掌拍了下去，据说他的尸体从悬崖上掉入了滚滚的沧澜江中。

最新消息是，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沐晓白的尸体，而何云蕊至今下落不明，似乎是被魔教余孽给救走了……

说书老头说完之后喝了口水，又加了几句评论，大概是红颜祸水，可惜了年轻有为又痴情的慕容韵，慕容世家为民除害之类的。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我吸了两口面条，突然想起了师父曾经对我和苏小爱说过的话，其中好像有个“坠崖不死定律”跟这挺像的，不禁嘀咕了一句：“那沐晓白从悬崖上掉下去，真的死了吗？”

出乎我意料的，一直坐在我对面的那两个青年中的一个居然黑着脸开口了：“重伤又坠崖，加上慕容盟主亲自出马，他怎么可能还有活路？”

“可是……”我犹豫了下，想着随便交流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小声开口说，“我师父曾经说过，这种情况坠崖的，一般都死不了，而且坠下去以后还会有奇遇，比如遇到绝世美女或者练成逆天武功秘籍之类。更有甚者……”我凑近他们，准备吊一下他们的胃口，于是又摆出了神秘的表情，“还有报仇雪恨的情节……是不是很狗血啊哈哈！”

笑到一半我对面的两个青年居然节奏一致地拍桌子站起来，对我吼道：“妖女妄言！”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俩，连面条都忘了吃，只在心里奇怪我怎么眨眼间就成妖女了？

倒是旁边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指着那两个青年的蓝色衣服和佩剑窃窃私语：“那不是慕容世家的人吗？”

于是我瞬间真相了，不过此时我还试图为自己辩白：“我……我就是随便说说，那个，江湖言论自由来着……”

还未说完，那两个青年中的一个就指着我说：“此女怕是魔教妖女，方才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诅咒说魔教沐晓白会复活报仇，真是岂有此理！”周围的人听了这话，顿时看我的眼神就不对了，指指点点也多了起来。

两位少年啊，我不就是占了你们的桌子加上随便八卦了慕容世家几句，至于这么抹黑我吗！我百口莫辩，眼看着周围有壮汉开始拔刀，准备清理“魔教妖女”的本人我了……当瞄到对面两位伸手摸向腰间佩剑的时候，我猛地将面碗往他俩其中那个胖子的脸上一扣，一个箭步跃上桌子，足下借力一点，越过楼梯上的围栏，直接跳上二楼，不顾身后的吵闹，冲进房间反手锁门，然后抓起包袱就从窗口跃出

去，落到街道上之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一路扬尘地飞奔出了城门。

还好以前和师弟苏小爱追杀以及反追杀的时候，把这敏捷给练出来了。

出城之后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四周一片空旷，我记得沿着大路走一会儿有个小树林，里头似乎还有座破庙，倒是可以临时凑合一夜。下山前师父曾叮嘱过我谨言慎行，可我今日才遇到江湖人士，就得意忘形吃了个教训，还亏了一晚上的房钱，想想就让人觉得泄气。

雨后的道路特别泥泞，尤其是进了小树林以后，路特别不好走，我只能借着月光勉强分辨着去往破庙的方向。

经过了刚才的事情之后，我对师父曾经说过的话，就特别的迷信。提起破庙，似乎师父也曾经有过“语录”的——在江湖故事中，破庙都是发生各种邂逅以及事故的高发地点，什么武林高手啊，帮派仇杀啊，情侣私奔啊，乱世佳人之类的，都有一定的几率在破庙遇到。因此当我拨开灌木丛，看到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破庙中竟然隐隐透出篝火亮光的时候，真想对远在小苏派的师父顶礼膜拜。师父，我一直都鄙视你好吃懒做，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位隐世高人啊！

其实看到火光之后，我对进入破庙过夜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抵触心理。谁知道我会在里头遇到什么啊，万一发生了武林大乱斗之类的，我不就莫名其妙地被炮灰了啊！可若在平日里，我升个火堆在野外凑合一下也就算了，但今天傍晚刚下过雨，我的打算恐怕是不成了。原地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带着几分侥幸心理向破庙走去——万一被我碰到世外高人了呢！

进门的时候我特地先往里头张望了一下，破庙并不大，只有一间正殿，篝火就是升在正殿中央。篝火旁边居然只安静地坐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孩子，低着头，似乎穿了一件很大的白色袍子。

我松了口气就往里走，脚下的动静很快惊动了那孩子，她猛地抬起来头，目光凌厉地望向我，我也在那同时一下子看清了她的脸。应该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眉清目秀，我自认为从小和苏小爱那小子一起长大，看着他从小萌正太长成第一美少年，眼光也养得足够高了，可这女孩子的小脸蛋还是震到我了……我很快注意到这女孩的白衣服大得挺不合身，而且还是湿透的，这湿的程度，不像是淋雨，更像是淹过水的。

这破庙后面好像有条河吧，据说还是沧澜江的支流呢，她不会是从那河里爬出来的吧……深更半夜的，我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了一脑门的冷汗，那个，破庙什么的，好像也是怪事的高发地吧。

大概是我哆哆嗦嗦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的样子，那小姑娘脸上的戒备之意更重了，她缓缓地火堆旁站起来，身上的衣服还在滴水，她似乎也不在意，目光直直地盯着我：“你是什么人？”



我本来还挺害怕，不过听到她稚嫩的童音后，反倒轻松了不少：“我路过这里，想在这里凑合住上一晚。小姑娘，怎么只有你一个在这里，你的家人呢？”

“小姑娘？”她目光古怪地看了我一眼，“你说我是小姑娘？”

她不是小姑娘，难道还是天山童姥不成？我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乐呵呵地说：“你可不就是个小姑娘嘛。”

她低头看了自己一眼，“哼”了一声坐回去，脸色依旧很差，但戒备之色已经收了回去。

我心想着这小丫头虽然长得漂亮，性格却挺不招人喜欢的，也没什么礼貌，不过这深更半夜的，她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浑身湿透地烤火，也不知道父母去了哪里，恐怕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心里就既有些同情，又有点好奇，想开口问问她，不过看到她那张面无血色又板起来的脸，就忍住了没有开口，只从包袱里取出馒头默默地啃了起来。

啃了几口就发现小丫头正睁着那双大眼睛直盯着我的馒头看，她的脸很小，眼睛却很大，皮肤雪白，可能是婴儿肥的缘故，腮帮肉肉的，虽然脸色不大好，但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馒头看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当下就忍不住起了逗逗她的心思。

“想吃不？”我晃了晃手里的馒头。

小丫头鄙视地看了我一样，扭过头“哼”了一声不理我。

我忍俊不禁地说：“想吃就点点头。”说罢又从包袱里拿出了一个馒头来。

她慢慢扭过头来看了一会儿我手里的馒头，终于在肚子里发出了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后，红着脸点了点头。我发现她是真饿了，也没了逗她的心思，直接将馒头递给她。待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我才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我手里的另一个馒头，听到我的问话后，漫不经心地回答：“沐晓白。”

“沐晓白？”我不可思议地重复，“你叫沐晓白？居然和那个最近很火的魔教教主重名呢。”

小丫头似乎比我更惊讶，她瞪圆了大眼睛愣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

“沐……晓白是我娘的偶像，所以给我起名小白，我……我姓季，叫……季小白。”

“哦，季小白，名字挺可爱的。居然有人把沐晓白当做偶像……你出生的时候沐晓白就出名了吗？”我下意识地说，“太奇怪了，不过看来眼光独到的不止何云蕊一个？”

“为什么是眼光独到？”小丫头，也就是季小白听了我的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就因为他是魔教教主？”

“魔教教主也就算了。”我回忆了一下说书老头的话，决定向这位无知的未成年少女坦白残酷的真相，“据说沐晓白本人残忍暴戾，好色到男女通吃，简直就是



个非一般的变态，变态中的‘战斗鸡’。”

“变态中的战斗鸡……”季小白扬着雪白的小脸无意识地复述了一遍我的话，然后突然露出了受伤的表情。

我知道接受真相是一个残酷并且需要时间的事情，我曾经对恶劣的苏小爱残忍了无数次，但看到对面的小美人露出难过的表情，我还是在沉重的自责中立刻抛弃了自己的节操，语无伦次地试图弥补：“你别太伤心了啊，小白小姐，沐晓白应该不会像传说中一样坏的，应该有很多优点的。”

季小白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别叫我小白小姐，直接叫我的名字。”

哎呀，明显生气了嘛。

我试图调节一下尴尬的气氛，打量了一下，发现她还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脚也光着，立刻殷勤地说：“你穿着湿衣服会着凉的，我这里有几件衣服，还有双鞋，虽然大了点，不过可以先借给你穿哦。”说完立刻把衣服从包袱里掏出来，递到她面前。

她拎起我的衣服看了一眼后就皱起了眉头：“粗麻布的……”

小丫头居然还嫌弃我的衣服！粗麻布纯天然，不要就算了。我正打算收回来，她却突然一把将衣服和鞋拽过去：“先凑合着穿吧。”说完便看也不看我，起身绕到神像后头换衣服去了。

这小鬼真矫情！

或许是不再穿着湿衣服的缘故，季小白的脸色看起来要好了很多，等到吃光了我包袱里的馒头后，她的皮肤在火光映照下看上去多了点血色。我一直很奇怪她这么小年纪，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此时见她似乎对我没什么防备，便直接问她爹娘去了哪里。

季小白一边在火上小心翼翼地烤着她那件看起来很贵的白袍子，一边零零碎碎地回答我，大意就是她爹娘几年前就过世了，和亲戚坐船出门的时候，被仇家追杀，她掉到水里和亲戚失散，等到好不容易爬上岸的时候，已经是这里了。

原来她这么小就没了双亲，难得的是，他虽然是富家孩子，但遇到祸事的时候却如此淡定。我一想我自己也是从小就知道爹娘是谁，由师父养大，不由得有点感同身受。

季小白的话很少，我还想再问她些关于她亲人的事情，她却极少开口了。

我有点无聊，又感觉嗓子有些干，就从庙里翻翻找找，找了个带豁口的瓷钵，摸黑到附近的河里去舀了点水回来。谁知刚一进门，就发现季小白偎在火堆边气喘吁吁，脸也白得厉害。

我看她不对劲，就把水放一边，到火堆边将她扶起来让她靠在我的怀里，碰到她脸颊的时候只觉得手下滚烫，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你发烧了？”

她似乎挺反感和别人亲近，在我怀里挣扎了两下，才喘着气不情不愿地点点头。

她毕竟还是孩子，在水里泡过，又没有及时换下湿衣服，病成这样也不稀





奇。只是这深更半夜荒郊野外的也没地方找大夫，我只好把她抱在怀里，用手帕沾湿了水一次次地敷在她的额头上。她虽然是个小丫头，不过不哭不闹倒没什么娇弱的样子，只是闭着眼急促地呼吸，反而让人看着更心疼。

我抱着她焦急得不得了，只盼着赶快天亮。好在她的身体似乎还不错，反复了小半夜之后，体温居然自己慢慢地降了下来，这让我放心了不少。

半梦半醒间感觉到她推开了我，我揉揉眼睛：“怎么了？”

“我已经退热了。”她找了舒适的地方重新半靠半躺地坐下，接过我顺手递过去的水喝了一口，才慢条斯理地说，“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认为自己平时还是挺厚脸皮的，但被这样的千金美人——虽然是小美人——这样柔和地看着，居然头一回有了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我叫苏小可，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叫我一声苏姐姐。”

“我介意，所以还是直接叫你苏小可吧。”

.....

这死丫头果然一点都不招人喜欢。

“我困了，早点休息吧，明早我带你找个医馆看看。”懒得和她计较，我打了呵欠，找了个角落躺下，刚想闭眼睡觉，就听到她小声地说：“沐晓白其实没有那么变态的……”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敢情她还在介意我之前说的沐晓白的事情呢，看来她和她娘应该都是沐晓白的死忠粉丝了。

我刚想接口，就看见她慢慢地坐了起来：“这话我来说可能不合适，不过……”她头一回躲开了我的目光，眼神闪烁地说，“不过沐晓白可是入选了本年度江湖最受妇女欢迎的十佳男青年的……”

“什么？！”我一下子弹坐起来，在她震惊的眼神中吼道，“就是那个轰动全江湖的‘江湖最受妇女欢迎十佳男青年奖’投票评选？”

她似乎被我的反应吓到了，没敢说话，只红着脸心虚地点点头。

我当然震惊啦，因为我还没出师的时候，有一次下山赶集，也参加了这次的海选投票，还被苏小爱鄙视了好久……不过经季小白这么一说，我倒是依稀记起来，当时投票的时候，好像候选人里是有沐晓白这一号人物的。

难道最近江湖上眼光独到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那个沐晓白真的是个挺不错的男青年？我在这样的矛盾中一觉睡到了天亮。

虽然前一日下了大雨，但第二天居然是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我一早就在麻雀的啾啾叫声中醒过来了，爬起来伸了个大懒腰，开始环顾四周。

白天的破庙比晚上看起来更显破败，四周全都破破烂烂，残破的神像上也到处都是蛛丝，看来是荒废了很久了。大门也塌了半边，好在天气不冷，周围也没什么

野兽，不然晚上只有我和小丫头待在这里，还挺危险的。

不过话说回来，小丫头季小白呢？

破庙并不大，我四处找了找也没看到季小白的影子，难道昨天晚上我还真遇到鬼了不成？

不过我很快就确定了不是，因为我的包袱，不见了！

臭丫头，枉我昨晚辛辛苦苦地照顾你，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不说，居然还把我的包袱顺走了，传说中的白眼狼就是你这样的吧！

我双手空空地出了破庙，一时竟不知道该去哪里去，偏巧这时候肚子又不争气地咕噜噜叫起来，我只好到河边，脱了鞋袜，准备下水先摸几条鱼烤来垫垫肚子。

大清早林子里的空气不错，四周也鸟语花香，只可惜我饿着肚子摸鱼，偏这鱼又滑不溜的，我也没有工具，大汗淋漓地忙活了半天，也只摸到了两条又瘦又小的。唉声叹气地爬上岸，我找木头搭架子准备生火烤鱼，可惜早晨的太阳虽好，但经过昨日的大雨，林子里的湿气依然很重，我试了半天也没办法把火升起来，内心斗争了一会儿，准备先回临安县城想想办法。

过了一晚了，那些人应该走了吧……抱着这样的心理，我拎着两条半死不活的鱼，慢吞吞地向临安县的方向挪去。

刚走到大道上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声势浩大的马蹄声，我忍不住回头张望，发现一大队黑衣打扮的武林人士正骑着马向这个方向疾驰过来，所过之处扬起一片烟尘，我见状急忙避到一边。

那队人的速度不慢，很快就骑到了我旁边，我被灰尘呛得打了几个喷嚏，眼泪和鼻涕都流了出来。正准备找点什么擦擦脸，却突然发现马队中有人轻叱了一声，接着整队人就在我旁边停了下来。

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穿黑衣的人轻轻地扯了缰绳，骑着马向我走来，因为逆光的缘故，我只注意到他的白衣玉冠以及修长的身形。待到他缓缓来到我面前时，温暖的晨光从他的身后倾泻而下，那一刻我微微眯了眼睛，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清秀的容颜。

每一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而我从少女时代起，心中就有一个男神，那个我从小报上撕下、无数次拿出来欣赏后又珍藏到怀里的小像，那个曾经红着脸在“江湖最受妇女欢迎十佳男青年奖”的选票上悄悄写下的名字……我转头看到了他身后的马队中随着晨风飘起的“林”字旗帜，虽然一次都没有见过他，但此时他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个不会一点武功，却从十七岁开始稳坐江南林家掌门人位置的人，林悠扬。

我在一个阳光明媚，自己脸上糊满鼻涕、眼泪的早上遇到了他。

我满头大汗地站在临安县的城门前，手里拎着两条死鱼。





大概半个时辰前我遇见了心中的男神，不过他只是找我问路，得到答案之后，他就带着一帮小弟浩浩荡荡地开路，连跟头发丝都没给我留下。

但我当时也挺傻，他问我临安县城在哪个方向的时候，我还陶醉在初见男神的震撼中，云里雾里地随手一指，在他离开后，我才发现我指了相反的方向。

虽然很懊恼我干出了黑粉才会干的事，可肚子的饥饿暂时压住了我对男神的愧疚之心，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才能弄点吃的。

遮遮掩掩地在县城里走了一会儿，我发现我实在是多虑了，昨天那两个慕容世家的青年估计早就离开了县城。想到这里，我大着胆子向人最多的集市走去。

好不容易用手里的鱼换了两个馒头，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把另一个小心翼翼地揣进了怀里，开始考虑季小白那臭丫头的东西。

她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和鞋，又拿了我的包袱，以那单薄的小身板，恐怕是走不远，所以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先到附近的临安县买点吃穿用的东西予以休整。所以如果走运的话，说不定我还能逮到她，把包袱找回来。

想到这里我便觉得有了点希望，当下也不含糊，开始在集市上打听起来。

一连问了不少人却没有消息，我就有点泄气了。日头渐渐开始毒辣起来，我热得满头是汗，偏偏肚子又不争气地饿了，珍惜地摸摸怀里的馒头，我想着再问几个人吧，问不到的话就先找找有什么活儿干，先挣点钱，总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随手拽住一个路过的书生，我无精打采地向他形容季小白的模样，谁知他听了之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立刻摇头，反而犹豫了一下才告诉我：“方才在聚安楼里吃饭的时候，倒是在二楼见到一个小姑娘，独身一人点了一桌子的菜，看着挺奇怪的，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掉。长相是你形容的模样，不过衣服挺整齐的。”

“聚安楼在哪里？”

书生指了一个方向，随口补了一句：“聚安楼可是临安县最贵的酒楼呢。”

最贵的酒楼……一桌子的菜……

我的心在滴血，只能用最快的速度向聚安楼奔过去。一进门就直冲二楼，店伙计见我满脸杀气的样子，也没敢拦下我。果然在二楼靠窗户的位置上坐着的，不就是季小白那臭丫头吗。

她面前那一大桌子的菜，还有身上那合适的小衣服和靴子，恐怕都是用我的钱买的了。我瞬间气得鼻子都歪了，径直走过去“扑通”一声在她的对面直挺挺地坐下来。

显然季小白的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她对我的出现表示非常镇定，甚至在看见我后还能继续悠闲地啃着手里的猪肘子。而我一看桌子上清一色的荤菜，心里就拔凉拔凉的，就我包袱里那点小盘缠，付完了这顿之后，恐怕就没几个铜板了。

“小姑娘。”我强压住心里的火气，板起脸教训她，“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吗！”